

11 婚姻大事

- 剧目：《婚姻大事》
- 作者：蒋艺夏
- 关键词：历史，婚姻，民国，家庭，封建，女性
- 剧目简介/梗概：

清末民初，担花郎视角下京城两个大户人家因婚事产生的恩怨纠葛。

- 预计演出时长：60 分钟
- 演员人数：4 女 3 男，或更多
-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 作者联系方式：adamjyx@163.com
- 演出信息：

2024 年 6 月 10 日在英国约克大学演出。剧组成员均来自约克中文话剧社。虞绣梅-陈诗薇饰；虞绣兰-刘素饰；许良娣-赵雨涵饰；周钧儒-陈相赫饰；周泽瑞-张皓瑞饰；邱红玉-于淼子饰；担花郎-汪涵祺饰。音效总监-孙心荻。

- 编剧留言：

非常 open，随时可以聊，渴望合作，一定（应该）会有后续修改和改版，所以接受任何意见和讨论。第一次写大戏，承蒙我的同僚们看的起我，得以上台。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eatresquare.icu

婚姻大事

© Copyright 2024

by 蒋艺夏

版权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人为蒋艺夏，下载本文件者，视同已阅读该声明，如不同意，应自行删除本文件。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本剧作者享有该作品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

-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二、本人下载该作品仅作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之用，本人知晓并承诺，未经作者许可，本人不对下载的文件进行复制、传播（包括信息网络传播）、出版、排演、改编、汇编、翻译，或侵犯其他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

三、本人承诺，如有下列侵权行为，本人将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一切民事责任：

-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 （二）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该作品上署名的；
- （三）歪曲、篡改该作品的；
- （四）剽窃该作品的；
- （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
- （六）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 （七）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如侵权者侵权行为同时侵害公共利益，平台及作者将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反映，由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者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或处以罚款；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平台及作者将向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下载者若侵犯作者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五、若因该下载文件发生纠纷，本人同意案件由原告所在地的，具备管辖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法院管辖。

人物：

虞绣梅，16岁，虞家长女。

虞绣兰，14岁，其妹。

许良娣，46岁，其母。

周泽瑞，20岁，周家长子。

周钧儒，20岁，其弟。

邱红玉，48岁，其母。

担花郎，20岁，街上的花贩子。

家丁、管家、闲杂人等若干。

故事设定：

故事设定于清末民初的两户官宦人家；大约发生在夏秋之间。

注意：

剧中人物所使用的语言根据各人思想的开化程度有所不同，如前期的许良娣多用文言文，而虞绣梅始终使用白话。

剧中所有场景皆为担花郎的回忆空间，所有舞台布置时担花郎都在台上指挥。

序章

【时间】正在发生。

【地点】担花郎的回忆空间。

【重复盘旋的旋律中，灯光渐起。

【六位演员在台上站成一排。担花郎从舞台一侧上。

担花郎 （吆喝）是月立秋，万花烂漫！金桂雏菊，百合月季，种种上市，
快来买快来看！

【尴尬的沉默。

担花郎 我记得当时有路人来和我搭讪，问我，

周泽瑞 哎，您这百合花怎么卖啊？

担花郎 价钱好商量！

周泽瑞 给我送两担到城南周家，结现钱！

担花郎 好嘞！

【周泽瑞下。

担花郎 这位少爷一口气定了两担的百合。后来我才知道，他便是城南周家
的大少爷，他们家呀，好事将近！

【虞绣梅向前一步，转身下台。

担花郎 这位便是即将嫁入周家的虞家大小姐，虞绣梅。这两家的家主都是
朝廷重臣，可谓是门当户对，互为良配！

邱红玉 据说虞家大人在前线救了周大人一命，周大人当即就向虞家许了这

门婚事。

许良娣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邱红玉 可不是嘛，亲家母！

【两人遥相拱手，转身下台。

虞绣兰 娘，等等我！（跟着许良娣跑下）

担花郎 那天的故事，得从虞家大院里面说起。

【担花郎开始指挥演员们布置舞台场景。

担花郎 这儿，我记得是张桌子。那里是太师椅、还有一张茶几。这边来点儿！地上零零散散的洒落着几张竹凳。

【演员布置好桌椅，下台。

【灯光渐暗。

【周钧儒站在黑暗中，望着前方。

担花郎 诶，醒醒！走了！

【二人下。

【从院墙内传来虞绣兰扯开嗓子的大喊：我不嫁——

第一幕 第一场

【时间】第一日

【地点】虞家院墙之内。

【接序章中“我不嫁——”的喊声中，灯光渐起。

【虞家院墙内陈列朴素，左侧是主房，对门住着虞绣梅、虞绣兰两姐妹；正中是一方天井，柔和的光线从天井照进内室，一张竹制的

小茶几和几把竹凳零星散落，有些立着、有些倒下，一片狼藉；内室则是一间客厅，摆着两把太师椅和一张高桌。虞绣梅正在和许良娣争吵，从周围的杂乱不难看出，她们的争吵相当激烈。虞绣兰在一旁饶有兴趣地一边磕着瓜子一边抱着胸，看着闷闷不乐。

虞绣梅 （扯开嗓子）我不嫁——

许良娣 哎呀女儿，你着什么急呢？男方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万一是个倾城倾国的翩翩君子，岂非得不偿失？

虞绣兰 娘，你可曾想过，万一他生得又老又丑，我姐又该如何呀？

许良娣 我早就听闻这周家大少爷自小养尊处优，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更是样样精通，多好的一位少年郎，你究竟有何不满？

虞绣梅 我不管，反正我不嫁！

许良娣 不许放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虞绣梅，你父亲给你定的婚事，你不去也得去，去也得去！

虞绣兰 她不去，我去！早听说这周公子风流倜傥，谈吐不俗，姐姐不要的姻缘，我倒求之不得嘞。

许良娣 绣兰你也别添乱，你才多大？你们父亲的家书中白纸黑字地写着，要你虞绣梅嫁去周家，这多少人求也求不来的姻缘，你怎就不肯呢？

【叩门声。

许良娣 何人？

家丁 夫人，周家的家丁把婚书送来了！

许良娣 好，快请进！

【家丁上，呈上信件；许良娣接过婚书开始阅读。

许良娣 仰候玉音……邱红玉代……周郎正率男周钧儒顿拜。乾命羽音巳未
年丙寅月丙申日戊子时生；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虞绣兰 娘，这啥意思啊？一个字没听懂。

许良娣 此乃求婚书，书上写，周夫人替周老爷向咱家提亲，附带着周家少
爷的生辰八字，静待咱们绣梅的八字拿去配呢！来来来，老身这就
写允婚书，尽早派人送去！

【许良娣随家丁下。

虞绣梅 （欲下）娘！

虞绣兰 （阻拦）姐！

虞绣梅 怎么？

虞绣兰 姐，你究竟为何不肯嫁人？

虞绣梅 妹妹，你就别添乱了好不好？这是姐姐的人生大事，是不能拿来开
玩笑的。

虞绣兰 我没开玩笑，你为何不肯嫁人？

虞绣梅 你还小，姐姐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虞绣兰 你看看娘，她不也是姥爷指婚的吗？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虞绣梅 娘快乐吗？

虞绣兰 啊？

【此时许良娣已来到台上，听到这里怔住了。

虞绣梅 娘 15 岁嫁给爹，那么小的年纪就进了这虞家大院，这一辈子就没
走出去过。你觉得她快乐吗？

虞绣兰 她今早还外出逛街了……

虞绣梅 不是这个走出去！

虞绣兰 可娘天天都笑吟吟的，乐乐呵呵的，有何不悦？

虞绣梅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根本不懂……

许良娣 我懂。你且说罢。

虞绣梅/兰 娘。

许良娣 说。

虞绣梅 娘，我不是故意……

许良娣 反正这个婚你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虞绣梅 要结让我爹自己结去，凭什么要我被迫接受我不想要的人生？

许良娣 结亲并非你的全部……

虞绣梅 娘，这个世界上最没资格说这话的就是您。

许良娣 什么？

虞绣兰 （想要拉住姐姐）姐，别说了……

虞绣梅 我要说，我就要说！娘，你还不知道包办婚姻有多…有多混账？

许良娣 你说什么呢！？嬷嬷就是这样教你规矩的？口出如此恶言，成何体统？

虞绣梅 娘！

【沉默。虞绣兰正在若有所思。

虞绣梅 不觉得很荒谬吗？

许良娣 为何荒谬？

虞绣梅 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一个只是出生年月和您所谓“相配”的陌生人

身上，难道您不觉得荒谬吗？只是因为父母和媒人的一句话就决定自己下半生要跟谁一起生活，不觉得荒谬吗？为一个不爱自己、自己也不爱的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这不荒谬吗？

许良娣 你以为我想？

虞绣梅 （怔住）什么？

许良娣 你以为你所谓的爱情就是你在戏园子里看到的“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

虞绣梅 不说随人愿，至少不能违心！

许良娣 我不跟你吵。三日之后成婚，没有商量的余地！家丁！

家丁 在！

许良娣 封锁家门，三日内闲杂人等不得出入！

【许良娣下。

虞绣兰 姐。

虞绣梅 （颤抖着）嗯。

虞绣兰 咱们逃走吧。

【定格、收光。

第一幕 第二场

【时间】第二日

【地点】虞家院墙之内。

【屋外天刚蒙蒙亮，屋内窗门紧闭，没什么光线。虞绣兰抱着一捧衣服急匆匆闯进房间。虞绣梅正盘腿坐在床上，眼神空洞。

虞绣兰 姐，我给你拿来王妈的衣服，你快换上。

虞绣梅 我换王妈的衣服干嘛？

虞绣兰 逃出去啊！

虞绣梅 怎么逃啊？一没钱，二没去处，我能逃到哪去？

虞绣兰 哎呀，总之先出去躲两日，待事情过去，再回来。

虞绣梅 可……

虞绣兰 别墨迹了，一会你穿好了就带着菜篮子到前门，借口买菜去，我去打探情况！

【虞绣兰急忙下。担花郎从另一侧上。

担花郎 姐妹俩谁也没注意到，她们母亲的卧房门悄悄地开了一条缝。

【于此同时，在担花郎的身后展现许良娣屋内的场景。许良娣和虞绣梅一样正在焦急地来回踱步，并随着虞绣梅的独白行动。

虞绣梅 绣兰！……（焦急地来回踱步）我应该逃吗？也许我应该逃走，带上我所有的金银首饰，找一班去南洋的船，开船的时间最好是后天晚上，就在我原本大婚的时间。（许良娣从床上站起，把一些银两放进一个布包）也许我不应该逃走。以前私塾里的先生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许我应该听他们的，和这个陌生人成亲，相夫教子，共度余生。我不知道。（许良娣重又坐下，焦虑万分）可是如果我走了，娘会很难过，也没有人会继续袒护妹妹，让她免于被骂的灾难；或许和这个陌生人成亲的机会就会留给妹妹，又或许那正是她想要的。

虞绣兰 （画外音）快啊！

虞绣梅 （沉默）

虞绣兰 （焦急地、画外音）姐！

虞绣梅 ……好。

虞绣兰 （画外音）快！

虞绣梅 （一边穿上王妈的粗布、灰色的衣服）又或许我真的爱上了戏院那个小子，即使只是戏台下的匆匆一瞥。或许我并没有，只是在暗淡无光的生活中随意找了一根救命稻草。

【虞绣梅换好衣服，提起菜篮走出房间门去。许良娣的房间重归黑暗。两个家丁正在舞台一侧的门边上站岗，虞绣兰在与其中一位交谈。虞绣梅鬼鬼祟祟地从舞台的另一边上场。在虞绣梅行进的过程中，虞绣兰努力地利用自己的身形试图遮挡一位家丁的目光，然而其尝试在另一个家丁的观察下变得徒劳。、

家丁2 （狐疑地）王…王妈？

虞绣梅 （假装苍老地）啊，小陈啊。

家丁2 王妈今天看起来甚是…年轻啊。

虞绣兰 哈哈，有喜事，王妈精神焕发嘛！

家丁2 也对。您这是，买菜去？

虞绣梅 （假装苍老地）是—

虞绣兰 （由于害怕姐姐露馅，抢过话头）啊哈哈，王妈，我想吃板栗烧鸡！

虞绣梅 （假装苍老地）好，王妈给你买！

家丁1 夫人吩咐，无关人等不得出入！

虞绣兰 王妈是买菜去，怎么算是无关人等！？

【沉默。

虞绣兰 他怎么不说话？

家丁1 也是啊。买菜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

虞绣兰 原来只是反应迟钝而已吗！

家丁2 等等，你……你怎么感觉不像王妈？

虞绣兰 啊？怎么可能，王妈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家丁2 （狐疑地）我还是觉得不对。

【许良娣上，手中拿着布包。

许良娣 王妈。

虞绣梅 （假装苍老的）诶。（慌张地背过身去）

许良娣 王妈，今天的菜你就别买了。

虞绣兰 娘，可是我想吃板栗烧鸡！

许良娣 你别胡闹。王妈，这些银两你拿好了。

虞绣梅 （疑惑地）夫人，这是？

许良娣 记得去北街买几件厚衣裳。这几日立秋刚过，该备些冷天儿穿的衣裳了。

虞绣梅 可这太多了……

许良娣 北街街口那家糕饼是绣梅最喜欢的，你路过时顺便也买些来。要橘红糕，花生酥，芝麻糖。也不知道绣梅到了那儿，还能不能吃到这些。

家丁2 可是小姐不是嫁去周家吗？城南？

许良娣 你多嘴什么！？

家丁2 是。

虞绣梅 夫人，可这……（为难地看向手中的布包）

许良娣 这里头还有些我的金银首饰，你去找个当铺当了，给绣梅换些嫁妆来。里面的信上写了要买的东西，你看着买。

虞绣梅 是……

许良娣 你快去吧，趁现在天色还早。身上的财物都藏着点，别让贼人惦记了去。

虞绣梅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夫人……

许良娣 快走吧。

【虞绣梅点点头，正要走……】

许良娣 等一下。

虞绣梅 （惊愕地）啊？

许良娣 （走上前，欲抱）

家丁1 大…大小姐？

家丁2 真的很像…等等，不对，就是！

许良娣 （刻意夸张的）什么！？你不是王妈，你是……

虞绣梅 是我，娘。

许良娣 绣梅？你怎么这般打扮……

虞绣梅 我要走！

许良娣 走？去哪里去？（用眼神示意虞绣梅先别说了，但虞绣梅情绪激动，并未察觉）

虞绣梅 哪里都行，反正我不会留下来成婚。

许良娣 在外人面前，成何体统！（瞥了一眼两个家丁）

【两家丁下。

许良娣 你也下去。（对虞绣兰）

虞绣兰 不嘛……

许良娣 听话。

【虞绣兰下。

许良娣 绣梅，娘问你，你为什么不肯嫁人？

虞绣梅 我……我爱上了一个人！

许良娣 （一怔）嗯？

虞绣梅 我爱上了戏团的男花旦。

许良娣 叫什么名字？

虞绣梅 （愣住）

许良娣 哪年生人？

虞绣梅 （轻微摇头）

许良娣 何地生人？籍贯哪里？

虞绣梅 （闭上双眼，轻轻摇头）

许良娣 他唱的什么？

虞绣梅 他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许良娣 他是不是还唱“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虞绣梅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许良娣 娘小时候也爱听。

虞绣梅 娘……

许良娣 你跟娘讲实话，你当真爱上那个唱戏的了？

虞绣梅 没…没有。

许良娣 绣梅，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虞绣梅 好。

许良娣 从你小的时候，娘就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小的自己。你叛逆、倔强，但又谦让、坚韧，和娘年轻时一模一样。在十六岁时，娘爱上了一个放牧的少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爱。

虞绣梅 ……

许良娣 可娘投降了，当时你舅舅要娶妻，你姥爷只好把我远嫁给京城里的你父亲。那个放牧少年来到我窗前，想要带我走，可我怎么也踏不出那一步。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少年。自古那些纨绔子弟，哪一个不因循成就？哪一个不顷刻前程？哪一个不等闲罢手？嫁给你父亲，无非是你姥爷贪图他那点家财，整日铺排着鸳鸯和凤帏，指望我俩天长共地久，我只怕残生早晚丧荒丘，做个游街野巷村务酒。

虞绣梅 娘，这是？

许良娣 这是娘以前最喜欢的曲子，《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里的句子。可你姥爷从来不许我去听曲。他说那不是良家女子该做的事……（哽咽）

虞绣梅 娘。（哽咽着，握住许良娣的手）

许良娣 娘这一生就这样了。娘知道娘没读过什么书，也不会教导你们……

虞绣梅 娘，不是的……

许良娣 然而娘宝贝你。

【沉默。

许良娣 你是娘最爱的女儿。虽然爹娘平日里对你严肃、狠心，可娘真盼着你肯逃出去，逃到这院墙外面，逃到山野之间；不管是和哪个唱戏的少年一起浪迹天涯还是在梨园坐打唱念，娘只盼着你能幸福、自由，好吗？

【虞绣梅泪眼朦胧地点头。

许良娣 如果你真的想要逃走，就大胆地去。只是一定要让娘知道你在哪，明白吗？

【虞绣梅点点头，许良娣摸摸她的头，下。

第一幕 第三场

【时间】第三日

【地点】虞家院墙之内，姐妹俩的闺房。

【比较暗淡的，但足以看清角色面部表情的光起。

【虞绣梅和虞绣兰躺在各自的床上，各怀心事，起初沉默地只是躺着。虞绣兰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虞绣兰 姐姐，你真的准备嫁给他吗？

虞绣梅 嗯。

虞绣兰 我还以为你不准备嫁了。姐姐，为什么改主意了呢？

虞绣梅 （沉默）

虞绣兰 也对，万一他又帅又会武功，又有风度呢，是吧。

虞绣梅 （沉默）

【停顿。

虞绣兰 今天一早周家就派人送来了大雁，可豪气。

虞绣梅 为什么是大雁？

虞绣兰 自宋以来，生雁便是大户人家独有之聘礼；周家既送的起生雁而不用木雁相替，说明周家财力雄厚，地位崇高，能参与仅皇宫贵族可参与的打猎，那么姐姐嫁过去肯定也不会受委屈啦。

虞绣梅 你可知道，为什么是大雁？

虞绣兰 哼哼，私塾的先生教过。大雁象征忠贞，乃是鸟类中感情最为诚挚的。公雁或母雁死后，均不会另寻新偶。周家送来大雁，一方面表明其忠贞不渝的决心，亦是表达对姐姐忠贞守节的期待吧。

【虞绣梅冷笑一声，虞绣兰发觉气氛不对，主动转移话题。

虞绣兰 姐姐，你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偷吃香肠的故事？

虞绣梅 哇，过年时候那个香肠，真好吃啊！

虞绣兰 爹娘总把香肠挂在我们窗前，很难抵制住那个诱惑哇！生的香肠，我们就那样拿来啃！

虞绣梅 剩下那半截香肠，总是扔在床底。也奇怪，怎么没有老鼠把它们偷吃了呢？

虞绣兰 非等到娘叫我们打扫床底的时候，那几根半截的香肠才从床底滚出来。

虞绣梅 我又是少不了一顿教训。

虞绣兰 那时候我真的好饿啊。

【沉默。

虞绣兰 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俩吃葡萄？

虞绣梅 我当然记得啦。我们能吃上的葡萄一共就那么些，当时就把那些葡萄按大小个头分成两堆，然后各自再平分。

虞绣兰 大个的甜嘛。

虞绣梅 是啊。我总是先吃小的、酸的，把甜的留到后面吃；你呢，总是先把大的吃了，吃完了大的看着一堆小的不想吃，就来吃我的。

虞绣兰 你总是会让着我。

虞绣梅 我有什么办法？小时候，爹一对你大声点你就要尿裤子的。

虞绣兰 我不是故意的嘛。姐姐，你对我最好了。

虞绣梅 绣兰？

虞绣兰 嗯？

虞绣梅 你到底想说什么？

虞绣兰 没什么。

虞绣梅 真的吗？

虞绣兰 ……我……我舍不得你。

虞绣梅 ……啊？

虞绣兰 姐姐，我其实最不愿意看到你和娘吵架。你们总是那样歇斯底里的，就好像我们共同的家就要因为一个愚蠢的决定支离破碎一样。好像我们的屋檐上不是坚硬强韧的青色瓦片，而是被小石子都能一击即溃的彩色琉璃。好像这些美好的过去就像是曾经盛放的花瓣，一阵风吹过，就不再继续生长。

虞绣梅 对不起啊。

虞绣兰 可是你知道吗，就算那些花瓣都被风给打落了，总也还是落在这不大不小的院墙内。这里是我的全部世界，我不想失去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虞绣梅 姐姐可没有消失啊！姐姐还是会回来看你的。

虞绣兰 （啜泣）说好了啊！

虞绣梅 嗯！姐姐答应你。姐姐还给你带你最喜欢的点心，好不好呀？

虞绣兰 姐姐……为什么婚和姻都是女字旁呢……（沉沉睡去）

【沉默。虞绣兰呼吸声渐重。

虞绣梅 绣兰？

【没有回应。

虞绣梅 睡着了吗？

【没有回答。

【虞绣梅悄悄地坐起来，在书桌前点上蜡烛，开始写信。

虞绣梅 （边写边读）母亲、绣兰，见字如晤。等你们看见这封信时，我或许已经坐在迎亲的轿子上了。请不要来追我。绣兰，关于婚姻，我想告诉你。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有了个重大发现——我发现了爱。它在突然间到来，又得到了完全彻底的呈现；就好像你突然间把一盏烧的透亮的灯笼转向某个一直处在半明半暗中的物体，我的世界就是被这样突然点亮。

【周钧儒从台上缓缓走过。

虞绣梅 如今我所爱的人就像流云一般已经杳无踪迹，可我真切地知道了什

么是爱。爹求来的那桩婚事绝不是爱；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虞绣梅停下笔来蘸了一点墨水，向笔尖哈气。

虞绣梅 我总以为你什么都还不懂，可也许你比我想象的更成熟，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让你明白，为什么姐姐不想嫁给那个陌生人。当你的心智停留在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你根本没法让她为二三十岁的自己负责任。娘今年四十有六了，你有没有见过她深夜悄悄的哭泣？娘并不爱爹，或者说，那不是爱；他们之间的相敬如宾和表面的和睦并不是他们婚姻的感情基础，而是这段婚姻关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毫无感情的义务。

【停顿。

虞绣梅 绣兰，母亲，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虽然我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桩婚事，这并不意味着我投降了。我是姐姐，你是妹妹，我理应要让着你；如果绣兰的婚姻自由必须建立在我的囚笼之上，那我依然会像小时候一样，处处都让着你。太阳就要升起来了，黑暗会留在后面；但那光亮不是我的，我要睡了。

【随着虞绣梅吹灭蜡烛，灯光熄灭。

上半场尾声

【时间：第四日。

【地点：大街上。

【光、音乐起。盛大的接亲场面。担花郎在接亲的队伍中间。

担花郎 第四天，接亲的队伍来了。那天，全城的百姓都听说，周家少爷骑

着高头大马，用八抬大轿接走了虞家大小姐。

【接亲的队伍右侧上台，从左侧下。担花郎看着虞绣兰气喘吁吁地跑上，看着远去的人马，愣在原地。

【灯光变化；进入周家的场景。

担花郎 但婚姻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三天以前，周家也并不怎么太平……有别于虞家的相对逼仄但非常整洁的室内陈列，周家不仅宽敞，家具也是崭新时髦，抛光得闪闪发亮。

【担花郎下场。

上半场 完。

第二幕 第一场

【时间】第一日

【地点】周家。

【在锃亮的家具中间陷着一个苍白的躯体，之所以叫躯体，是因为他苍白的脸色实在和一个活人搭不上什么关系。在他的后方站着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

周钧儒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我得有点儿担当。我要当真娶了她虞家小姐，便叫我着塘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赚儿骨！

周泽瑞 我的好弟弟，你哪学来的这么狠毒的誓言？又是戏里？

周钧儒 你甭管我哪学的，你就说有没有用吧。

周泽瑞 有用可能是有用。可要是爹娘要非得逼你娶她，你这毒誓可如何是好？

周钧儒 嗐，哥哥你有所不知。遍花街请到娼家女，哪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哪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哪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

周泽瑞 弟弟你这，都是些什么词儿啊？

周钧儒 这叫《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可好听了！

【邱红玉上。

邱红玉 你爹给你许的这门亲事啊，可好啦！女方是京城里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生得呀，是楚楚可人，臀部丰满，将来肯定能为咱们周家添个大胖小子！

周钧儒 我不要。我跟着戏班走南闯北，什么样的姑娘没见过，台上台下一见钟情者亦是数不胜数，我稀罕屁股大的？

周泽瑞 钧儒，和母亲说话休得无礼。

邱红玉 你弟弟愿意那么说，就让他说了。

周泽瑞 是，母亲。

邱红玉 钧儒，这婚姻大事，娘还是希望你能听你爹的。这门婚事虽仓促了些，对方好歹也是京城里的大户人家，也算是门当户对。至于你一直口口声声说的什么爱情，婚后再培养也并非不可。

周钧儒 反正我不管，我是绝对不会娶的。非要娶就让我哥娶去。

【周钧儒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周泽瑞试图伸手去扶，但被邱红玉的眼神制止。家丁跑上，搀扶周钧儒离开。

周泽瑞 母亲，小弟成婚之事，孩儿也觉不妥。小弟身子虚弱，不久前才迎回周府，正是该修养生息之时；再遇上婚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岂不是要受惊挨怕？

邱红玉 泽瑞，你有所不知。你弟弟久病未愈，正需要这门婚事来冲冲喜，去去身上的晦气。你且看着，你弟的病很快就会有转好。

周泽瑞 可是……

【第一幕第一场周家派往虞家的家丁上。

邱红玉 （迎上去）来的正好，虞家如何了？

家丁 回主母，一切顺利！此乃虞家主母允婚书，请您过目。

邱红玉 （读）谨蒙金诺。眷姻妹许良娣代眷姻弟虞逢晖率女虞绣梅顿拜。媒人：林川。坤命角音丁卯年庚戌月乙丑日巳卯时生；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读毕，放下允婚书）八字找先生合了吗？

家丁 回主母，合了，先生说三日后便是吉日，最好便是立即成婚！

邱红玉 好好好，太好了！你快去禀告虞家，三日后上门迎亲！

家丁 是！（下）

周泽瑞 母亲，这……

【停顿。

邱红玉 你弟弟从小跟着戏班子度日，虽被贫苦生活磨坏了身子，心智却未成熟。婚配一事当听从他父亲的。

周泽瑞 可是母亲，小弟既如您所说心智未开，又如何去懂婚姻之事，男女之事？

邱红玉 你以为任何人都是先懂了婚姻之事、男女之事再婚配嫁娶？为母嫁

入周家时年方十四，正是懵懂无知之时，哪懂这些？那时我只当你父亲是我一生的依靠，全身心都扑在他身上。后来，他们和我说，你父亲在青楼大醉酩酊，我还不信，直到他浑身胭脂浮粉地回来见我。自那以后，我只当你父亲是和我毫无感情的亲人。但有一句话他所言非虚；他这辈子有过的女人不计其数，可只有娶我那天，他是完整的。我不图你弟弟只钟情虞家女儿，可我要弥补他不完整的人生。

周泽瑞 小弟能懂这些吗……

邱红玉 总有一天他会懂。泽瑞，明日起你便开始筹办婚礼之事，事无巨细，我周府上上下下所有仆人任你差遣，务必要把事办的风风光光，如你所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周泽瑞 （迟疑地）是。

【周泽瑞下，途中几度回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并没有说。

邱红玉 儿子，从你回到周家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所有你错过的都补给你。娘不会害你……不会害你。

第二幕 第二场

【时间】第二日

【地点】周家。

【灯光渐起。

【大约傍晚时分，周钧儒的房间外。地上摆放着几道菜肴，家丁正

在向屋内敲门。

家丁 小少爷，夫人请人给您炖的佛跳墙，您就吃点吧！

周钧儒 不用，麻烦您端走！

家丁 您就别为难小的了，您这都退出来六个菜了，夫人那里不好交代啊！

【周泽瑞自此路过，被正在发生的吸引了目光而驻足。

周钧儒 （推开门）劳烦您端回去给夫人，我真的不需要。

家丁 唉，这……（求助地看向周泽瑞）

周泽瑞 （点头示意他离开）钧儒，怎么了？

【家丁下。

周钧儒 哥，我真吃不下那些。

周泽瑞 这些啊，都是娘从各地收来的最好的食材，再找了咱们这最好的厨子给你烹制而成，哥哥我想吃还吃不得呢。

周钧儒 那我这几个全给你吃吧（指指地上）。

周泽瑞 哎，这万万不可。这是母亲对你的一片好意，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周钧儒 不是，我真不明白，这些玩意有什么好吃的？

周泽瑞 弟弟啊，这你就不明白了。这些菜肴，哪怕他是街上馒头铺子里卖的隔夜馒头，你也应该好好吃下。

周钧儒 这又是什么狗屁道理？

周泽瑞 休得无礼。因为，这乃是母亲的好意。《三字经》有云，“首孝悌，次见闻”，这就是说，做人最重要的乃是孝顺。孝顺孝顺，就是敬爱父母，顺从父母的意志。

周钧儒 你少在这给我说这没有用的。盲目的顺从可不叫孝顺。我跟着戏班

子四处游历的时候，见多了这种孩子被爹娘的一意孤行毁掉的事儿，你以为爹娘说的话是圣旨啊？爹娘也是人！

周泽瑞 胡闹！爹娘比你多活几十年，当然比你懂得多了，没必要去质疑他们！

周钧儒 你小嘴一张，说的倒是轻巧。打我三岁被先生捡走之后，就跟着班子走南闯北，虽然没读万卷书，也是行了万里路了；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谓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又看尽那古今名戏，道尽天下之荒谬怪诞。爹娘常年蜗居京城，见过的事认识的人远不及我冰山一角，凭什么为我做决定？

周泽瑞 你放肆！你……你别以为你染了重病，我就不敢家法伺候！

周钧儒 哦？家法？兄长大人仅仅因为我说了几句实话，就要对我用私刑吗？

周泽瑞 《孟子|跬道》有云，“良驹识主，长兄如父”，父亲不在，理当由我代行家法！

【周泽瑞取来一根竹竿，作势要打，被邱红玉拦下。

邱红玉 住手！

周泽瑞 （顺从地低头）母亲。

邱红玉 （对周钧儒）没事吧？他有没有怎么样你？

周钧儒 我没事。

邱红玉 你先回房间。

【周钧儒下。

邱红玉 周泽瑞你给我过来！跪下！

周泽瑞 是。(跪下)

邱红玉 我问你，你在干什么？

周泽瑞 娘，是小弟他对您和父亲出言不逊，我替您们教训他……

邱红玉 轮的着你来教训吗？

周泽瑞 可是……

邱红玉 你不知道你弟弟身体不好，不能担惊受怕？

周泽瑞 ……是。

邱红玉 真的吓坏了身子，后天大婚，该当如何？

周泽瑞 ……（沉默）

邱红玉 我儿子既然找回来了，那就都是一家人，棍棒相向像什么样子？

周泽瑞 ……我是这家人么！？

邱红玉 你说什么！？

周泽瑞 娘，自从我生父把我的身份公之于众，您和爹有一天把我当成这家人看吗？

邱红玉 你这说的什么胡话？

周泽瑞 娘怕不是以为，孩儿当时还小，什么也记不得？

邱红玉 你记得什么？

周泽瑞 二十年前，我和小弟几乎同时在一个雨夜出生。小弟是您和爹的亲骨血，而我则是当时管家之子。我的生父嗜赌成性，为了保他荣华富贵，将我和小弟偷换；又把小弟遗弃。随后的十年里，他非但没有什么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终于酿成滔天大错，被老爷赶出周府。临走前，他大闹宅门，欲要以我的性命换取大笔财产以充作赌资；

幸得母亲大发善心，不吝遣财为孩儿消灾，还收养泽瑞，这才捡回一条小命。自此以后，您便日渐消沉，每日以泪洗面；父亲也心里烦闷，整日不归家，混迹街头巷尾。爹娘对泽瑞的养育之恩，泽瑞没齿难忘，可是母亲，您可知道，在我最需要您们的时候，您们都被失踪的小弟绊住了心神？

邱红玉 你说的不错。但你知道，这二十年来，你弟弟又是过的什么日子吗？

周泽瑞 可是，小弟的事并非因我而起……

邱红玉 你弟弟被你那个生父遗弃之后，被一家戏班的班主捡去，自小便给当成戏子培养，每日练功，苦不堪言。三岁起便跟着班子走南闯北，有时更是饱一顿饥一顿，风餐露宿。等你父亲找到他时，他便已得了这怪病，连郎中都未曾听闻。你若是觉得我偏心你弟弟，那我无话可说；他所受的苦难远远在你之上，所以，别在这里无病呻吟了！

周泽瑞 苦难怎么可以拿来比较啊？

邱红玉 什么？

周泽瑞 您可记得，我小时候贪玩，把指甲摔折了？

邱红玉 （沉默，转移视线）

周泽瑞 那时候我向您撒娇，您却说让我想想我在外不知所踪的弟弟，您还记得吗？

邱红玉 那当然应该想想你弟弟，这点苦都吃不了么？

周泽瑞 可我的痛苦会因为他比我更痛苦减少吗？

邱红玉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

周泽瑞 什么！？

邱红玉 我有什么错？

周泽瑞 娘……

邱红玉 你亲爹把我儿子换了，是我的错吗？我儿子在戏班受苦二十年，是我的错吗？我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是我的错吗？我从十四岁就进了这周家大宅，如今人老珠黄还一事无成，难道是我的错吗？如今我找回了儿子，我只希望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这到底有什么错——

周泽瑞 娘……可，这是谁的错呢？

邱红玉 （装作冷静地擦了擦脸上的泪）我不知道。

【沉默。

邱红玉 明天记得把大雁给虞家送去，莫要迟了。早些休息。

【邱红玉下。周泽瑞依旧跪在地上，低着头。担花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台上。

担花郎 周……周公子？

周泽瑞 （强装镇定地）嗯？

担花郎 那花…还要吗？

周泽瑞 要，一切照常！

担花郎 好嘞！那我跟您核对一下，一共是两担百合，对吧？

周泽瑞 没错。最近几日天冷，花该不会开败吧？

担花郎 周公子，你放心，这正是百合盛开的大好时节，可新鲜了！再说，咱们小铺的花是用铁路从南方运来的，保证新鲜，保证喜庆！

周泽瑞 哦，好。

担花郎 那周公子，明天见！

周泽瑞 明天见！

【担花郎下。

周泽瑞 （若有所思地）南方吗……

【周泽瑞看向南方。

【灯光熄灭。

第二幕 第三场

【时间】第三日

【地点】周家。

【在后景处，来自虞家的嫁妆正在一批一批地运进周家。邱红玉端坐在一旁，笑意盎然；周泽瑞立在一旁，看着管家一批一批地报出这些嫁妆的内容物。

管家 双凤黄金耳环一对——祖传玉镯一副——黄金戒指一枚——珍珠项链一条——

【一队人马驶过。

管家 大红绸缎

【一队人马驶过。

管家 金剪刀一把——寓意蝴蝶双飞——银包皮带一副——寓意腰缠万贯——皮尺一把——寓意良田万顷——铜盆一口，布鞋一双，寓意同偕到老——

【一队人马驶过。

【同时。

【周泽瑞正在和邱红玉交谈。

邱红玉 虞家的大雁送去了吗？

周泽瑞 送去了。

邱红玉 好。

【沉默。

邱红玉 那个事儿，你真的想好了？

周泽瑞 嗯，娘，我想好了。我要去南方，我想去看看世界，我想……

邱红玉 既然你都想好了，我也不拦着你。明天走之前，去账房领些盘缠，路上自个儿小心。

周泽瑞 是！

【周钧儒听得外面热闹喜庆，艰难地推开房门，想看看外面的景象。

见到如此大的场面，也觉新奇。

周钧儒 恭祝兄长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周泽瑞 这……

邱红玉 这婚事呀，并非是你哥哥的，而是你的！

周钧儒 （愕然地）什么？

周泽瑞 我与母亲已经筹备多日，祝小弟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周钧儒 我？

邱红玉 正是！儿子，明天就是你大喜之日！

【周钧儒怔在原地。

管家 白床单一副——

周泽瑞 （向邱红玉）娘，这白床单是…？

邱红玉 要是这女方是个清白之身，他们二人进了洞房，床单便会落红。咱们就把这落了红的床单大大方方挂在院子里，这四里八乡便会知道，咱家媳妇是个黄花大闺女儿，免得落了人闲话！

周钧儒 荒谬绝伦！

邱红玉 什么？

周钧儒 一个人的好与坏，凭什么靠是否清白决定？班子里那些姐姐们，不知道被班主送上过多少官家的床；可她们比那伪善的官家善良多了！

邱红玉 你既已回到周家，就不要再念你那些旧情了。我们都已依你之言，花费大量银两替那些女子赎身，你还要如何？

周钧儒 反正这个婚我是坚决不会结的。

邱红玉 如今你们准夫妻二人八字相合，明日又是良辰吉日，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周钧儒 好，退一万步讲，就算我答应了结婚，我的身体状况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邱红玉 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周钧儒 我说的是实话！如果真的这样，到时候又该如何？

邱红玉 没有这种如果！

周钧儒 娘！

邱红玉 万一真的如此，那就让你哥继了去。

周泽瑞 我？！

周钧儒 他妈的，你们有没有把她当人看？

【沉默，只有喜庆的音乐正在播放。

周钧儒 （严重的咳嗽）我……

【周钧儒虚弱地独自走回房间。周泽瑞以询问的目光看向邱红玉，邱红玉点点头，示意继续进行。

【灯灭。

【灯光再次亮起时已是晚上。众人簇拥着小孩来到周钧儒房前，热热闹闹地要小孩进去安床。周钧儒的房内一片漆黑。

【小孩敲敲门，没有人答应。

邱红玉 他大抵是害羞，你们安静一点，让孩子闯进去。

【安静。小孩悄悄地打开门进去。

【小孩的尖叫声。随之而来的是嘈杂的声音。

【担花郎从众人中脱离出来。

担花郎 谁也没能想到，周钧儒上吊了。也许是因为太过痛苦，又或许是因为愧疚，周家真正的少爷为心中的正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他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结局。

【灯光熄灭。

【较冷色调的光起。

【管家正在向邱红玉禀报。

管家 夫人，大夫已经尽全力救治小少爷，可少爷已咽气多时，大夫也无力回天……

邱红玉 （无力地点头）

【死一般的寂静。

管家 夫人，这婚事我去通知人取消。

邱红玉 且慢。

周泽瑞 娘。

邱红玉 你闭嘴。管家，你给我一个知道这事儿的人的名单，我不要一丝一毫的消息传出去。

管家 夫人……

邱红玉 闭嘴！

管家 ……是……

邱红玉 （冷静地）明日婚事一切照常。现在，所有人都跟着管家去柴房，今天就辛苦大家在柴房将就一晚。泽瑞，你留下。

【管家神情麻木地下场。

周泽瑞 母亲……

邱红玉 泽瑞，你的南方恐怕是没那么容易去成了。明日，你去替你弟弟迎亲。

周泽瑞 可，可是……

邱红玉 没什么可是。周家养育你这么多年，这是你和你那个爹欠周家的。

周泽瑞 ……………（沉默）是。

邱红玉 把女方接来之后，你去找先生算一个合适破土入殓的好日子，再安排人把两人一起埋了。

周泽瑞 可她是活生生的人啊！

邱红玉 没什么比我的儿子更重要！

周泽瑞 娘！

邱红玉 闭嘴!!!（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这没你什么事了，你走吧。

周泽瑞 是。

【周泽瑞心思重重地下。邱红玉走进房间，握住周钧儒已经冰凉的手。

邱红玉 娘要给你最完整的人生……婚姻大事，不可或缺……

尾声

【时间：第四日。

【地点：大街上。

【光、音乐起。盛大的接亲场面。喜庆的音乐中掺杂着一些走音的半音音符。

【逆着接亲队伍，担花郎担着空担子从右侧上。

担花郎 从城南的周家到城北的虞家不过几里路，但周泽瑞走的很慢很慢。我在路上遇见他，他好像失了魂一样满面愁容。

【接亲的队伍从舞台左侧上台，从右侧下。

【灯光回归序章中的状态。

担花郎 刚才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这天好像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我并不知道。只是从这天起，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剪去了辫子，扔掉了大烟；有些去了南方，再也不曾回来。那年的冬天，比以往都要短暂一些。

【收光。

【黑暗的幕后，马蹄声从舞台右侧驶向左侧，驶向南方。

全剧终。